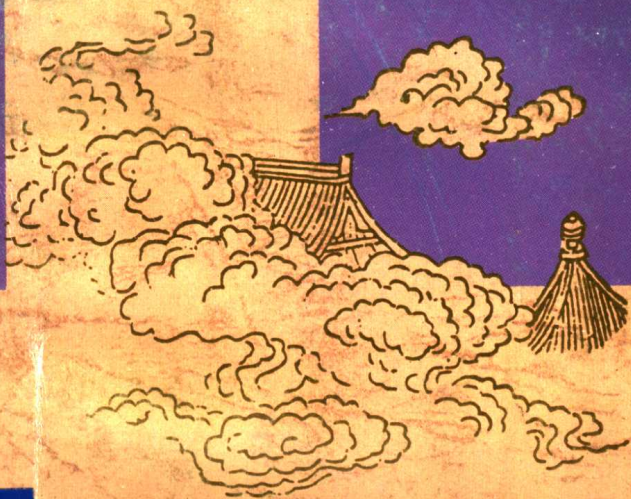


# 神

# 妖怪事

神妖怪事

中国古代  
神魔小说  
精品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

# 神妖怪事

---

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精品选

田汉云 编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

## 神 妖 怪 事

---

编 者：田汉云编选

责任编辑：姜小青

出 版：江苏古籍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发 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阴市天源实业有限公司印刷厂

---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375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180 000      印数：1—10 000 册

---

ISBN 7-80519-652-1/I·191

定 价：7.80 元

---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刷 装订错误可配时产 译）

## 前 言

在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史上，神魔鬼怪题材始终具有旺盛活力与独特魅力。神魔小说创作的经久不衰，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奇观。最早对白话小说划分类别的是南宋灌园耐得翁。他在《都城纪胜》、《古杭梦游录》中把话本小说析为四家，一是小说（亦称“银字儿”），二是说铁骑儿，三是说佛经，四是讲史。每一类之下又分出若干细目。小说含烟粉、灵怪、传奇。近人叶德均、胡士莹等认为，烟粉专讲女鬼的恋情故事。可见，灵怪可以包括烟粉，为小说题材之大宗。后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多半祖述耐得翁的意见。耐得翁的话本分类首先考虑的是说话艺人的家数，反映的是说话作为商业演艺活动的实际情况。总之，神魔题材的作品在白话小说史上占据半壁江山。

从现象上看，神魔题材备受古代小说家重视，而广大读者、听众对此类小说也不无偏爱。同时读者、听众的这种文化需求也有力地刺激了小说家的创作热情。这自然也是神魔小说兴盛的原因。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宗教势力对古代社会、特别是对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神魔小说创作的一蹶不振，也是由宗教势力的影响衰退决定的。

古代白话神魔小说与古代的宗教文化关系极为密切。这一点在此类小说的内容中有充分的表现。倘若对神魔小说区分类目，佛教、道教、堪舆术、命相术及民间的原始宗教都各具畛域、自成系统。不同宗教及教派的众神与鬼怪露法相、显神通，构成神魔小说中庞杂奇异的人物谱系。各种诠释人生、慰藉人心的宗教观念或深或浅地干涉了小说作品的立意。

所以，白话神魔小说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宗教迷信的色彩。如

宿命论、果报论、轮回说、空幻意识等等，在许多神魔小说中都有表现。与宗教典籍相比，小说中的神学观点显得零散、浅显，但在表现形态上更具体直观和生动感人。在宗教氛围原本浓厚的古代，经过艺术加工的神学观点对人民群众的误导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唯物主义世界观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的今天，读者对神魔小说这一方面的消极内容已不难识别和扬弃。

神魔小说的作者多属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艺术观念既有受统治阶级政治思想和宗教理论薰染的一面，也有受劳动人民思想感情滋润的一面。因此，有许多神魔小说以超现实的形态或隐或显地反映出人民群众的生活理想、人生态度、利益要求和爱憎情感。

李渔的《变女为儿菩萨巧》是一幕富商求嗣的喜剧。盐商施达卿盘剥盐民而致富，虽有享不尽的“素封之乐”，却招致绝嗣的隐忧。他礼佛求子，菩萨命他散财济贫。菩萨之巧，巧在视其诚意决定其心愿的满足程度。这个故事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憎恨，寄托着他们摆脱被剥削命运的理想。

草亭老人杜纲的《图葬地诡联秦晋 欺贫女怒触雷霆》，讲述一个平民地产遭富绅巧取豪夺的悲惨故事。小说揭示了封建社会贫富之间犹如冰炭不能同炉的生活哲理。作者的同情放在劳动人民一边。他抨击富人无视贫民生死存亡是悖逆天理，表达了保障贫民基本权益的善良愿望。

上述两篇作品都接触到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本质方面，代表了下层知识分子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认识。如果说作者坚信神佛自会主持公道、申张正义，是对解决社会矛盾的力量、途径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描写被压迫者的鬼魂进行决绝的抗争，则是对劳动人民反抗精神的认识、认和颂扬。

自宋至清，与政治思想领域理学的兴盛相联系，封建礼教得到强化。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专制主义口号下，人性受到更为严酷的束缚。统治阶级中部分成员凭借优越地位依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下层民众却因此而平添了许多苦难。在婚姻恋爱方面问题非常严重，无数青年男女由于礼教的拘羈失去爱与被爱的权利。于是，婚恋的自主

与自由成为人们最为迫切的愿望，而神魔小说因其独具的幻想性质而充当了这种愿望的艺术载体。

《宿官疾情滞新人》中的花春丽，敢于蔑视天国和人间的礼制与戒律，执着追求美好的爱情生活。为了爱情，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对现实生活的忠实反映。作品把她的形象塑造得那样美丽动人，把她的行为写得那样合情合理，客观上是对痴情女性的充分肯定。形成对比的是作品对僧道、官吏可憎面目的勾画，对神道、官府残暴行为的渲染。把两者联系起来审视，作者的认识同“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之间的对立便呈现出来。

应当承认，神魔小说中的言情故事以“因缘论”诠释人与非人相恋的必然性，常常带有宿命论的印记。但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情缘论自有它的积极意义。人神之间、人鬼之间因“宿缘”而相爱，其行为方式纵然与礼教相违也可以不受谴责。例如，《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中辽阳海神与程宰欢会，《邢君瑞五载幽期》中西湖水仙与邢秀才定情，都具有自荐求偶的性质。用封建礼教的标准衡量，属于女子的丑行。由于她们都是践履前定的因缘，丝毫没有受到上天的责罚。《大姊游魂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中的男女恋情既违背天道也不合礼制。吴防御的长女与崔生虽有婚姻之约，并未与崔生完婚。她的鬼魂与崔生幽会一年之久，依常理是不能容许的。但是连后土夫人也不计较这种行为既破幽明之隔、又犯私通之律，很宽厚地“给假一年”。小说家作此构想的唯一根据便是男女主人公情缘未了。原来，情缘论是抵御礼教的一面挡箭牌。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这一事实对人们的婚恋实践有重大影响。在杜纲笔下，阴员外之子羞以渔人之女为妻，渔人亦不敢高攀富户，这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富贵易妻、糟糠下堂，在实际生活中绝非罕见。对此，劳动人民和正直士大夫都深恶痛绝。他们认为“婚姻事，休论高低”，否则便是道德沦丧。《王魁》的男主人公由于发迹变泰而厌弃妓女出身的敦桂英，结果使人神共愤，不得善终。《托邻女狐生贵子》中的狐女原是“异类”，且无名份。既与罗慧生有夫妇之爱，她的地位便理应得到确认。在她死后，情人礼葬她，儿子也坦然把狐母登于“齿

录”。这种交待从正面宣扬了下层士民的道德主张。

考察神魔小说的思想内容，一点强烈的感受是：这类作品的宗教色彩相当浓厚，然而其中包含的宗教观点却非常浅易，与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几种神学理论相比甚至是芜杂陋劣的。但其中却蕴藏着进步的民主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相对繁荣与市民阶层的逐步壮大，思想界出现过一些具有启蒙意味的“异端”学说。神魔白话小说中的种种进步的思想内核对于思想界的启蒙思潮而言，实际上是声气相通、彼此呼应的。

白话神魔小说与文言志怪小说的发展过程大有不同。当白话小说在唐宋之际初具面目时，文言小说早已走向成熟并有丰硕成果。在洋洋大观的《太平广记》辑录成功之日，白话小说只能自愧弗如。但是白话小说在借鉴吸收文言小说的丰富营养的过程中，迅速地走向繁荣，并取得堪与文言小说分庭抗礼的地位。白话小说语言鲜活、容量较大，传播既快又广，是它的明显优势。

白话神魔小说与其它题材的白话小说也存在交叉融合的现象。这是由于宗教原本产生于社会生活并反映社会生活，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白话神魔小说毕竟是相对独立的文学体类，它的独特艺术风貌清晰地展示出自身类别的特征。

在白话神魔小说中，文学想象的奇特性与理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家写神魔的活动，不免要大胆虚构，但是绝少任意杜撰。他们一方面讲究言之有据，另一方面力求言之有理。神魔小说从佛道经典和前人笔记小说中大量择取素材，最重要的动机正是在于“上了书”的东西可信度较高。小说中有些灵怪带有地域印记。胶东、辽东近海，所以神道多是海神；江浙人尊信观音大士，所以这一尊菩萨最灵；南方多猿猴，所以其间猿猴腾跃；北方多狐狸，所以其间狐魅出没。注重灵怪的地域性，实际上是注重宗教传说的民俗依据。好的神魔小说、奇幻的情节总是包含着某种生活哲理或思想信念。花春丽作为皇帝嫔妃而爱上后世穷书生，与身份不类，为伦常不容。但是她生前身后备受寂寞凄凉之苦，历数百年才有幸与年轻书生相逢，产生炽热的爱慕之心也是自然而然的。《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事属

荒诞。但是其中的寓意却警策可玩。篇末诗云：“何缘世上多鬼神？只为人心有不平。若使光明如白日，纵然有鬼也无灵。”一篇读罢，很容易激起悯世之情。

神魔小说的作者写鬼怪，一般都注重其物性与灵性统一。会骸山中的猿精修道日久，颇有神通，驱使万物，变化随心，但依旧喜爱跳跃腾越，玩弄法术也多同儿戏，可见还是大有“猴气”。樊川天狐能读天书、能化人形，道行不可谓不深，但是由于它们天生弱小，同仇家作对只能斗智而不斗力。鹿胎山下的死尸有鬼魂附体时行走言语与活人无异，等到鬼魂离去，依旧化为一具僵尸。这些灵怪的形象，都具有相辅助相背悖的两重性，失去这种两重性，也就消融了作为魅力源泉的个性。

冯梦龙把自己的三部小说集分别以“喻世”、“警世”、“醒世”标目，凌濛初则称自己的两部拟话本为“拍案惊奇”。草亭老人似乎兼师两家书名之长，把自己的小说集题为“娱目醒心编”。其实所有白话小说家都是以劝戒与娱乐并重的。神魔小说凭借题材优势，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在较高层次上把两者融合起来。神魔小说家的想象奇诡绝伦，令人目炫神迷，其笔端又饱蕴激情，有惊心动魄之效。

白话神魔小说是我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遵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的原则去阅读、欣赏、研究它，这是我们作为后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 目 录

前 言	(1)
王魁 (《明刻话本四种》)	(1)
张道陵七试赵升 (《喻世明言》)	(7)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喻世明言》)	(20)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 (《警世通言》)	(30)
小水湾天狐诒书 (《醒世恒言》)	(39)
薛录事鱼服证仙 (《醒世恒言》)	(53)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初刻拍案惊奇》)	(71)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初刻拍案惊奇》)	(85)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二刻拍案惊奇》)	(99)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二刻拍案惊奇》)	(111)
救金鲤海龙王报德 (《西湖二集》)	(124)
邢君瑞五载幽期 (《西湖二集》)	(136)
宁官嫔情滞新人 (《西湖二集》)	(148)
变女为儿菩萨巧 (《无声戏》)	(157)
栖霞岭铁桧成精 (《二刻醒世恒言》)	(169)
托邻女狐生贵子 (《西湖拾遗》)	(176)
图葬地诡联秦晋 欺贫女怒触雷霆 (《娱目醒心编》)	(185)

# 王 魁

**【导读】** 明代万历末年（约1610年）有书坊出版过一部小说传奇合刻本，现仅残存一册，载话本4种。全集书名已佚，故今人称残本为《明刻话本四种》。《王魁》是其中一篇，一般认为是宋人话本。篇末原附《严武》一条，为文言短篇故事，当是说话人用作入话的部分。王魁故事盛传于宋元时期。罗烨《醉翁谈录》中《王魁负约桂英死报》已有海神助桂英向王魁索命的情节，当是这篇话本的主要素材来源。

在封建社会，书生发迹易妻的事件并不罕见。负心男子一般在舆论上是要受到谴责的。不过，本篇所叙王魁与桂英的故事又有特殊性。王魁落魄时游于妓家而识桂英。与妓女论嫁娶似乎不具备与良家妇女结婚的那种严肃性。所以士大夫割断与妓女的感情联系，多半会受到赞誉。本篇思想倾向上的可贵之点在于对流行观念有所驳正。教桂英虽是妓女，但她对王魁怀有一片真情，在王魁失意时助他求学，实际上又是他的恩人。作者认为，既与这样的女子定下婚约，就不应该因为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嫌弃她。倘若负心，天理难容。这样看问题，完全符合下层民众的是非标准和思想感情。

王魁与桂英的精神风貌存在鲜明的对比关系。王魁登科前后，完全是两副嘴脸。教桂英则始终如一，得知情人负心后，毅然以一死实践了“誓不改节”的诺言。她死后与负心人斗争，无一点妥协意念，勇气可嘉。王魁则花言巧语乞求宽恕，其态可鄙。教桂英的形象体现了下层民众的美好人性，在王魁身上则反映出得志士大夫卑污品格的一面。

小说中海神庙判官形象是按照人民群众的心愿塑造的。马道士乞求看在王魁“状元及第、阳世为官”的分上免其一死，那判官大声嘲

笑这种“阳间势利套子”，不准“以官抵罪”。判官所发的大通议论，对“富贵人只顾把贫贱的欺凌摆布”的滔天罪行是一番痛快淋漓的揭露。所谓“只论人功过，那管人情面；只论人善恶，那顾人贵贱”，表达了民众关于司法公正的理想。

本篇虽然涉语鬼神，却不属宣扬宗教迷信之作，它称得上是一篇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妙文。

话说宋朝山东济宁府，有秀才姓王，名魁，字俊民。因上京应试下第回来，至莱阳县遇一相知友人，邀至北市鸣珂巷妓家小饮。这妓女姓敖，小字桂英，果是姿容艳丽，态度轻盈。王生一见，两下目成心许。饮酒中间，桂英满斟一杯，对王魁笑道：“妾名桂英，酒乃天之美禄，足下得桂英而饮天禄<sup>①</sup>，明年必登高第之兆。”即将罗帕一方，求魁题咏，魁即授笔题云：

谢氏筵中闻雅唱，何人戛玉在帘帏。

一声透过秋空碧，几片行云不敢飞。

王魁写毕，付与桂英收置。桂英满心欢喜道：“自今之后，君但勤学，四时饮食、衣服，我当备办。”王魁感谢，自此朝出夜归。

住了一年，又将应试，一切资妆行李之具，皆是桂英置办。临行，两下不忍分手。桂英垂泪道：“我与你偶尔相逢，情爱所牵，一时难舍。若此一别，妾身如断梗飞篷，虚舟飘瓦。不知你功名成否何如？又不知你心中何如？此处有个海神庙，其神最灵。何不同到庙中焚香设誓，各不负心，生同衾，死同穴，终始无二！不知你意如何？”王魁欣然同至庙中。焚香拜毕，王魁跪在神案前设誓道：“魁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桂英也立誓道：“念桂英今与王魁结为夫妇，死生患难，誓不改节！若渝此盟，永沉苦海！”两人誓毕，再拜而出。桂英又送一程而回。

却说王魁自别桂英之后，在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止

---

<sup>①</sup> 足下句：古代称登科为折桂。《汉书·食货志下》：“酒者，天之美禄。”此以天禄指居官受俸禄。

一日，到得京都。寻了寓所安下，即寄诗一绝与敷氏云：

琢月磨云输我辈，都花占柳是男儿<sup>①</sup>。

前春我若功名去，好养鸳鸯作一池。

是科放榜，状元及第竟是王魁。报到桂英家，其喜可知，即寄诗贺魁云：

人来报喜敲门急，贱妾初闻喜可知。

天马果然先骤跃，神龙不肯后蛟螭。

海中空却云鳌窟，月里都无丹桂枝。

汉殿独呈司马赋，晋廷惟许宋君诗。

身登龙首云雷疾，名落人间霹雳驰。

一榜神仙随取出，九衢卿相尽行迟。

烟霞路稳休回首，舜禹朝清正得时。

夫贵妇荣千古事，与郎才貌各相宜。

诗寄至京，魁见之竟不在念。桂英复寄一诗云：

上国笙歌锦绣乡，仙郎得意正疏狂。

谁知憔悴幽闺质，日觉春衣丝带长。

又诗云：

上都梳洗逐时宜，料得良人见即思。

早晚归来幽阁里，须教张敞画新眉。

魁见连次寄书至，竟生厌常之心。自忖道：“我今身既贵显，岂可将烟花下贱为妻。料想五花官诰，他也没福受用。倘亲友闻知，岂不玷辱，我今只绝他便了。”竟不答回书。

那王魁父母在家已聘崔相国之女，只等王魁衣锦还乡，即便洞房花烛。及至在京候选，除授徐州金判。桂英闻知，大喜道：“此去徐州不远，想他到任之后，必差人来迎接我矣！”以后又打听得他到任已久，竟不差人来接。桂英心中忧愤，又修书一封，差一的当家人<sup>②</sup>，特地送至徐州任所。那人来至徐州，正值王魁坐厅理事。把门皂隶进禀道：

① 都：占据，拥有。

② 的当：恰当。

“老爷，有管家在门外，说特送家书到此，不敢擅进，候老爷钧旨。”王魁只道家中父亲差来的人，连忙道：“着他进来。”及至那人走至阶前，方认得是桂英家人，大怒，喝令左右，即时逐出，书竟不容投递。其人只得空回，将书付还桂英，说其不容相见光景。桂英听说，气得捶胸跌足，呕血大哭道：“王魁负我如此，我必死以报之！”当夜自刎而死。

可怜如玉娇花貌，化作南柯梦里魂！

当时惊动了鸩儿、龟子，举家来救，已无及矣。欲将告官涉讼，无奈官官相护，又无把柄可告。终是门户人家<sup>①</sup>，又不是亲生父母，那一个肯出头露面去申冤？只得叹口气，买棺盛敛，忍气吞声地埋了。

却说王魁当厅逐去那寄书人，自后杳无信息，心上以为得计。差人接取父母，并崔小姐到任完亲。又闻得桂英自刎而亡。看官，桂英是娼妓，王魁是邻邦官府，这信谁人敢传！原来就是始初同王魁到桂英家里去的那莱阳朋友，特地写书报他的。王魁一闻此信，暗喜道：“这妇人倒也达时务，恐我去摆布他，故先自尽了。也好，也好！如今拔去眼中钉了！”自思自想了一回，走到书院中，只觉得没情没绪介无聊。正是：

日间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

只听得壁间如猫捕鼠的一响，王魁回眸一看，烛光之下早已站着一个桂英在面前。王魁一见，吓得手足无所措，只得迎问道：“呀！你从哪里来？原来你不曾死！”桂英道：“我岂不曾死！若不死，怎来看见得你这负心贼！”王魁道：“你既死了，又来见我怎的？”桂英骂道：“你轻恩薄义，负誓渝盟，使我至此，怎肯与你干休？”王魁那时慌了手脚，连忙道：“是我得罪了。但你今既死，无可救疗你，只得斋僧礼忏，多化些纸钱超度你罢！”桂英怒道：“别的都是闲说，我只索你命便了！”说罢，只见在袖中取出当初求王魁题诗在上这幅罗帕，将王魁没头没脸只一兜，王魁大叫一声，闷倒在地。正是：

青龙共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判。

---

① 门户人家：妓院。门户，花门柳户之省。

当时父母闻得叫呼，急忙同丫环点灯出来看时，只见王魁口吐流涎，倒在地上。父母惊慌，忙将滚水姜汤灌醒，扶入卧房，时时叫呼，索刀剑自刺。父母问道：“我儿为甚如此？”王魁道：“有冤鬼在此逼迫我死，奈何没法驱遣他。”父母乃请道士结坛，修醮保禳。

这主醮坛的道士，姓马，名守素，善能书符召将，逐鬼驱邪。是日，众道士齐集在坛前，吹的吹，打的打，好不热闹。那马道士头戴星冠，身穿法服，手执剑，足步罡，念罢净坛咒，喷水一口，随即俯伏在坛，瞑目闭气，神游而去。直至莱阳地方，只见一所庙宇庄严灿烂，山门上匾额大书“海神庙”三字。守素走进庙中，步至东廊下，却有两个人将头发互相结着，有几个奇形怪状的人看守在那里，分明似解审犯人一般。又听得两个结发的在那里“千负心、万薄倖”的诉说骂詈，乃是妇人声音。守素正欲问时，殿上走出一个鬪眼胡髯、绿袍银带的官儿，向守素施礼道：“法师，可曾见那两个么？这就是你今日为他设醮的斋主王魁，与敝氏桂英。他两个仇恨深阔，非道力可解的。法师，休管他罢！”守素道：“虽然如此，求判长在大王面前方便一声，也须看他是状元及第，阳世为官的情面。”那判官呼应的笑道：“咳！可惜你是个有名的法官，原来只晓得阳间势利套子！富贵人只顾把贫贱的欺凌摆布，不死不休。堆积这一生的冤孽帐，到俺这里来，俺又不与他算个明白，则怕他利上加利，日后索冤债的多了，他纵官居极品、富比陶朱<sup>①</sup>，也偿不清哩！况俺大王心如镜、耳似铁，只论人功过，那管人情面？只论人善恶，那顾人贵贱？料王魁今日这负义忘恩的罪，自然要结了。你也不必替他修醮了，请回罢！”说毕，舒开右手，将马守素劈心一推，守素只叫得一声“啊呀”！早已翻斤抖跌入大水之中。忙在水中捻着避水诀，口念避水神咒，怎奈略开口，水就骨嘟嘟灌入喉咙，只觉得气闷难熬，一字也念不出，只得随波逐浪的滚将过去。滚得一个不耐烦，方才把两手一舒，两脚一伸，开眼看时，吓！原来就在王金判公署后堂醮坛里毡单子上睡着。

---

<sup>①</sup> 陶朱：春秋时范蠡弃官至陶，称朱公，经商致富。后世以“陶朱公”称富者。

守素爬起来，对众道士将神游所见之事一一细述。说犹未了，只听得里面若男若女号天哭地，大恸起来。可惜一个状元大人呜呼哀哉，死了也！众道士正欲收拾坛场，却喜得老封翁倒有三分主意，疾忙唤家人出来分付道：“今日醮事且不消收，换了文疏，竟作老爷入殓功德便了！”众道士听说，只得重写疏仪、改换祝文，重新做起入殓醮事。王魁父母妻儿好不凄惨。寮友闻知，都来探丧吊奠。过了二七之期，方始收拾回归济宁安葬。正是：

玉堂学士归山后，马迹车轮绝影无。

至今相传负义王魁，骂名不朽。有诗为证：

忍负贫穷衣食时，山盟海誓鬼神知。

东廊结发何时解？世世生生永唱随。

#### 【附】

唐西川节度使严武，少时仗气任侠。尝于京师与军使邻居。军使女美，窥见之。赂左右，诱而窃之以逃。军使告官，且以上闻。诏以万年县捕贼官乘递追逐。武舟自巩县闻，惧不免，饮女酒，解琵琶弦以缢之，沉于河。明日，诏使至，搜之不得。此武少时事也。

及病剧时，有道士从峨嵋山来谒。武素不信巫祝之类。门者拒之，道士曰：“吾望君府鬼崇气横，所以远来。”门者纳之。未至阶，自为呵叱论辩。久之，谓武曰：“君有宿冤，君知之乎？”武曰：“无之。”道士曰：“阶前冤女，年可十六、七，颈系一弦者谁乎？”武叩首：“实有之，奈何？”道士曰：“彼云欲面，盖自求解。”乃洒扫堂中，令武斋戒，正笏立槛内，一僮独侍槛外，道士坐于堂外行法。另洒扫东阁，垂帘以俟女至。

良久，阁中有声。道士曰：“娘子可出。”其女被发颈弦，褰帘而出。及堂门，约发拜武。武惊惭掩面。女曰：“妾虽失行，无负于公，公何太忍？纵欲逃罪，何必忍杀？含冤已久，诉帝得伸。”武悔谢求免，道士亦为之请。女曰：“事经上帝，已三十年矣，期在明晚，言无益也！”遂转身还阁，未至帘而失其形矣。道士谢去。武乃处置家事，明晚遂卒。

## 张道陵七试赵升

**【导读】** 本篇选自冯梦龙辑纂的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又称《古今小说》）。冯梦龙生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卒于1646年（清顺治三年），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又号墨憨斋，吴县人。他博采宋、元、明三代话本小说，编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世称“三言”。《喻世明言》最先印行，初版题为《古今小说》。传世的刊本有天许斋刻本，原本藏日本内阁文库。1947年商务印书馆据天许斋本照片排印，流传遂广。

《张道陵七试赵升》讲述的是张道陵考验、指导弟子赵升修行得道的故事。道教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盛行的一种宗教。在道教各个教派中，天师道创立最早。张道陵是这一派的祖师。张道陵原名陵，本是儒生，因在太学深造过，精通五经。晚年认为儒学“无益于年命”，才改修长生之道。他家境贫寒，没有条件修习“九鼎丹法”，只好走不花钱的“精思练志”的路子。这篇话本认为道教胜于儒教与佛教，强调“道心坚”是修炼的要诀，都继承了早期天师道的宗风。

《张道陵七试赵升》的故事框架，主要参照《神仙传·张道陵》而设置。《神仙传》叙七试赵升的过程都极简略，而小说则把张道陵的每一次验试扩充成一个生动的故事，从内容看更为充实、更富戏剧性。小说中虽然说“儒教太平常”，其实在修道方法上的认识与儒家的道德修养论没有多少差别，一言以蔽之就是“正心诚意”。宋元明三代是理学盛行之世，也是天师道备受尊崇的时期。小说中呈现的儒、道兼容的倾向，从根本上说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从总的思想指向看是鼓吹出世，但在具体描写中也不乏入世意识，肯定“存心济物”最能说明这一点。所以，这篇小说与一般宣扬宗教教义的神话故事还是有区别的。



“七试赵升”的情节构成，具有独立性与整体性相统一的特点，在行文上也颇具张弛错落之妙。由于因袭《神仙传》的成分过多，疏于剪裁，叙事枝蔓是本篇的明显弱点。如果精简对张道陵修道过程的描叙，作为故事主干的传道过程当更为突出，整个作品或许更为精萃。

“但闻白日升天去，不见青天走下来。

有朝一日天破了，人家都叫阿疙瘩<sup>①</sup>。”

这四句诗，乃国朝唐解元所作，是讥诮神仙之说不足为信。此乃戏谑之语。从来混沌剖判，便立下了三教：太上老君立了道教，释迦祖师立了佛教，孔夫子立了儒教。儒教中出圣贤，佛教中出佛菩萨，道教中出神仙。那三教中，儒教忒平常，佛教忒清苦，只有道教学成长生不死，变化无端，最为洒落<sup>②</sup>。看官，我今日说一节故事，乃是张道陵七试赵升。那张道陵便是龙虎山中历代住持道教的正一天师第一代始祖<sup>③</sup>，赵升乃其徒弟。有诗为证：

剖开顽石方知玉，淘尽泥沙始见金。

不是世人仙气少，仙人不似世人心。

话说张天师的始祖，讳道陵，字辅汉，沛国人氏，乃是张子房第八世孙。汉光武皇帝建武十年降生。其母梦见北斗第七星从天坠下，化为一儿。身长丈余，手中托一丸仙药，如鸡卵大，香气袭人。其母取而吞之，醒来便觉满腹火热，异香满室，经月不散，从此怀孕。到十月满足，忽然夜半屋中光明如昼，遂生道陵。七岁时，便能解说《道德经》，及河图讖纬之书<sup>④</sup>，无不通晓。年十六，博通五经。身長九尺

① 阿疙瘩：痛苦或激动时的呼声。

② 洒落：潇洒。

③ 张陵创五斗米道，信徒称之为天师。元成宗铁木耳封其后人张兴材为正一教主。所以元明人称张天师为正一天师。

④ 河图：相传上古有龙马出于黄河，伏羲氏依其文而创八卦。此处河图之书指《易经》。讖纬：讖书与纬书的合称。这类书是秦汉时代把儒学变为神学的产物，喜欢谈吉凶灾异的预测与解释，有浓厚迷信色彩。